

《BBC历史杂志》推荐读物

700多年的时光，
剥蚀了斑驳的城墙，
城堡的每一寸砖石都在诉说着
中世纪英国的传奇与辉煌。

CASTLE

城堡的故事

半部英国史

(英) 马克·莫里斯◎著 付稳◎译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诺曼征服与伦敦塔、大围城与罗切斯特城堡、
威尔士征服与卡纳芬城堡、百年战争与博迪亚姆城堡、
斯图亚特的崛起与特利维城堡、
英国内战与拉格伦城堡……



化学工业出版社

CASTLE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城堡的故事

半部英国史

(英) 马克·莫里斯◎著
付巍◎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Castle: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1st edition by Marc Morris

ISBN 978-0-33043-246-7

Copyright©2003 by Marc Morris.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03 by Channel Four Book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2004 by Pan Book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Marc Morris 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本版本仅限在中国内地（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销售，不得销往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7-76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堡的故事：半部英国史 / (英) 马克·莫里斯 (Marc Morris) 著；付稳译.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6

书名原文：Castle: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ISBN 978-7-122-31554-0

I. ①城… II. ①马… ②付… III. ①城堡-研究-英国 IV. ①K95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36576号

责任编辑：王冬军 张丽丽

装帧设计：水玉银文化

责任校对：宋 玮

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mm×1000mm 1/16 印张17 插页4 字数258千字

2018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010-64518888（传真：010-64519686）

售后服务：010-64518899

网 址：<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如有缺损质量问题，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69.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
童年时期经常带我参观城堡的父母



在英国，肯特郡拥有的城堡远多于其他各郡。而且，自我尚幼时，父母和师长便千方百计带我熟悉了郡内大多数的城堡。其实，他们大可不必如此鼓励我，因为参观城堡一向是我的最爱。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走廊，都能为我带来新鲜的体验。对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男孩而言，一闭上眼睛，脑海中便能浮现出各种画面：身穿崭新盔甲的骑士、被困的少女、盛大的宴会、敌军围城、马上比武，等等。无论残垣破壁，还是翻新如初，城堡都是充满了迷人魅力的地方。

至少大部分城堡如此，但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也有些城堡就没那么有趣了。我发现，有些城堡堆着许多火炮，却少了国王用膳的场所。而另一些城堡，里面虽然装饰了许多精致的卧房，却少了容留士兵榻眠的地方。总之，我童年时参观的城堡里，总有那么一两座其中少了某些关键的元素，让我归去时难掩失望。虽然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是，这些城堡明显不符合我对城堡的预期。

那么，什么是城堡？有没有一个恰当的定义呢？《牛津英语词典》给了我们一个笼统的定义。根据它的解释，“城堡”一词派生于中世纪拉丁单词“*castellum*”，最远可追溯至古典拉丁文单词“*castra*”，指“兵营”的意思。该词

条继续阐释到，“城堡”是“为了御敌而加筑了防御工事的一座大型建筑或一套建筑群；堡垒，要塞”。对于这样的定义，我想大多数人会觉得无可指摘。“城堡”一词本身便容易促发我们联想到滚烫的热油^①、弓箭、石弩、攻城槌等意象。

但是，难道这就是城堡的全部了吗？城堡只是关于战争或者自卫吗？词典编纂者有没有漏掉重要的一点呢？在城堡的外部，如我们所料是吊桥、城垛、吊闸、射箭孔等。但是，我们对城堡内部又能期待些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希望这里存在着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的奢华、闲适的生活。城堡的内部，应该有豪华的宴会厅，能够准备奢靡佳肴的大厨房；有装修华丽的卧室、会客厅、小教堂；有马厩、谷仓、烘焙坊、酿酒坊……总而言之，所有能够让主人尽情享受生活的设施、场所，这里都要应有尽有。

所以，城堡可能不仅仅是堡垒，还是住所。这一点至关重要。R. 埃伦·布朗（R. Allen Brown）教授曾经写过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英国的城堡》（*English Castles*）。该书自50年前首次出版以来，便确立了它在城堡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著作的地位。而今，对于任何志在研究城堡的人而言，这本书仍是绕不开的必读书目。正是在这本书中，布朗教授提出了对“城堡”的著名定义。用布朗教授的原话说，城堡“从本质上说，是加筑了防御工事的住所，或是适于居住的堡垒”。城堡不只是世事不太平时，人们不得已才退守其中的选择；相反，城堡是人们乐在其中的生活场所。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为什么我童年时期参观的那些城堡中，有的会让我感到乏味无趣。这些城堡或者是完全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或者完全不具备任何防御能力。原来，这些所谓的城堡，要么是单纯的堡垒，要么是纯粹的居所——只不过更为豪华而已。而根据布朗教授的定义，真正的城堡，必须是坚固的堡垒与豪华的住所的合二为一。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者来说，对城堡的这一标准定义似乎是再贴切不过了。而且，它也解释了我们如此钟爱城堡的原因。试想，一

^① 据说在古时，当敌人袭击一座城堡时，城堡中的人会将滚烫的开水或热油泼向敌人。——编者注

座建筑如何能够同时满足军事防御和舒适家居的双重要求呢？家居的舒适性要求空间更大，墙壁更薄，窗口更宽敞。另一方面，安全性则要求厚墙、窄窗，空间紧凑。对城堡的设计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调和这两方面明显相互矛盾的需求。对城堡爱好者而言，设计者解决上述矛盾的天才设计，正是城堡永葆迷人魅力的部分原因之所在。

然而，近来却有专家开始质疑这一定义。他们认为，城堡必须既是堡垒又是住所的定义，将许多城堡排除在了这一定义的范畴之外。以第四章的讨论对象博迪亚姆城堡（Bodiam Castle）为例，美轮美奂的博迪亚姆城堡位于苏塞克斯郡，它曾经是名门贵族的豪华府邸，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初城堡的主人有没有将它建设为堡垒的想法呢？大多数外部特征（正如我们将在本书第四章中看到的）似乎恰恰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虽然护城河、城垛、吊闸等所有特征可能暗示着，我们面对的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要塞，但是它们的实际效用却是高度存疑的。如果博迪亚姆城堡曾经经历过真正严酷的战斗，那么它很有可能经受不了几轮攻击便很快沦陷了。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博迪亚姆城堡和其他类似军事防御能力薄弱的城堡一样，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城堡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们之所以称博迪亚姆为城堡，好吧，只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城堡，就这么简单。而且，更重要的是，建造博迪亚姆城堡的时候，它周边的人们也称之为城堡。如果仅仅因为我们这些21世纪的人自认为比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更正确，便可以剥夺博迪亚姆城堡的身份，那我们未免也太自大了。很明显，问题不在博迪亚姆城堡身上，而是在于我们对城堡的定义本身。在我最近参观过的城堡中，没有任何一座有身份危机，但是我遇到的一些专家却越来越自我怀疑。马修·约翰逊（Matthew Johnson）教授在他刚完成的新书中坦白道，“关于城堡‘究竟是什么’”，他是“越来越不确定了”。

然而，尽管历史学家有着上述的不确定性，但说到哪些建筑属于城堡的范畴，哪些建筑不属于，历史学家还是存在着一致的默契的。我们缺少的只是一条方便、简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当然，如果你正着手写一本关于城堡的书

的话，你的任务会因此而更加艰难。因为，正如R. 埃伦·布朗教授所言，“任何关于城堡的书籍都应该先从城堡的定义入手”。

所以，谨遵此建议，我的想法如下。城堡首先是其贵族主人及其家人的住所。我认为，这是首要的出发点。一直到13世纪末的英格兰，以及稍晚时期的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些贵族的宅邸同时也是非常坚固的、防御性强的建筑，我们称之为“堡垒”，这一点恰如其分。本书中提到的一些城堡曾经都是固若金汤的堡垒，实际上，它们现在也是。它们的设计宗旨便是为了抵挡中世纪最致命的攻击性武器。从1300年开始，由于外部条件允许，这些城堡可以不必再过分强调防御性，甚至到了可以完全忽略这一功能的地步。但是，就像博迪亚姆城堡一样，决定它属于城堡的因素，不在于它有多坚固，而在于它的外观像不像。如果一座建筑要称得上是城堡，它至少得具备一些同时代人能将其与城堡联系在一起的物理特征，例如城垛、吊闸、射箭孔、吊桥等。这些物理特征是否有实际的效用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了某种象征，那便是地位与权力。深居其中的人，不仅位高权重，更有权统治他人；他们期望的则是尊重、顺从与臣服。

当然，大家爱城堡，是爱它的吊闸和吊桥，儿童尤其如此，我也不例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城堡作为家的概念才真正成为吸引我的地方。作为住所，它们蕴含的历史意义是单纯的堡垒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诚然，作为伟大的要塞，有些城堡在决定英国历史进程方面起到了绝对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城堡，虽然它们没有那么坚固，战争属性也不那么明显，它们同样也以其他更微妙的方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国王和王后的寝宫、贵族的宅邸，它们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名利场，也是洞房春宵的人间天堂。同样，作为工作场所，它们对各行各业的人而言都无比重要——文书、厨子、蹄铁匠、马厩伙计、伶人、游吟诗人……同时，城堡还是人们去缴纳赋税，或在其领主的法庭上接受审判的地方。无论归属于皇室或贵族，城堡都是中世纪的行政中心，是社会各行各业紧密协作于其间的重要场所。

本书既不是有关城堡的旅游指南，也不是综合性的地名词典。当然，它更不是关于城堡这一话题的最终之言，尽管近年来，城堡吸引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本书呈现的只是我从个人角度对城堡的故事的解读，是为了激发读者对这些宏伟建筑的探究兴趣和进一步的思考。我希望本书可以带领读者一起探索那些城堡建造者的动机，体会那些居住在城堡之内的家族的经历，感受那些誓死保卫城堡的人们的挣扎。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可以吸引读者实地参观这些城堡。在数九隆冬里，站在罗切斯特城堡（Rochester Castle）的城垛上，寒风刺骨，冰雨拍面，会让你恍惚间回到1215年约翰王发起大围城的时期。你将与那些被困在城堡里的骑士们感同身受。凝视着卡纳芬城堡（Caernarfon Castle）的巨大城墙，你难免好奇究竟是什么驱使着爱德华一世建造了这样一座象征着权力的建筑。毋庸置疑，它令人叹为观止，但它的造价却无比的昂贵，最终也没能留存下来。在清晨的阳光下，漫步在博迪亚姆城堡的护城河畔，看着河面上城堡的粼粼倒影，无须刻意，你便会情不自禁地陶醉于这些建筑的美轮美奂之中。

引 言 // VII

第一章 诺曼征服

——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 001

第二章 罗切斯特大围城

——约翰王、巨塔石堡与王国的命运 // 043

第三章 帝国的建立

——爱德华一世、威尔士征服与城堡帝国 // 083

第四章 百年战争

——爱德华爵士、染血的城堡与美好时代 // 129

第五章 斯图亚特的崛起

——阴险的道格拉斯兄弟、詹姆斯国王与中世纪苏格兰的王权纷争 // 167

第六章 英国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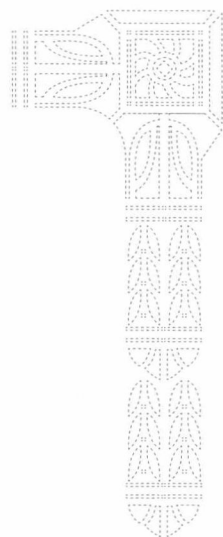
——伍斯特侯爵、查理一世、拉格伦围城与城堡的最终毁灭 // 205

结 语 // 241

致 谢 // 245

延伸阅读 // 247

图片来源 //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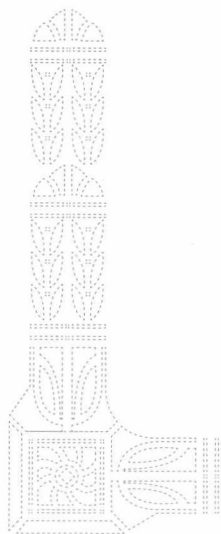
CASTLE

A History of the
Buildings that Shaped Medieval Britain

第一章 诺曼征服

——威廉一世与土堤-堡场式城堡的登场

汉都门
科斯塔
伦敦塔
.....



故事要从950年前说起。一位修道士坐在彼得伯勒大教堂（Peterborough Abbey）里，记录着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这是1051年，也是非比寻常的一年！英格兰两大派系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一派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①和他的拥护者及盟友，另一派是英格兰最有势力的贵族家族——戈德温伯爵（Earl Godwin）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召集军队，全副武装，为的是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爱德华薨逝后究竟由谁来继承王位？

修道士详细地记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不过，在叙述到某一阶段时，他偏离了叙事的主线，记录了在遥远的赫里福德郡发生的一个小插曲。国王一派有些成员在该郡被赐予了封地。这些人是法兰西人，他们在那里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

修道士写道：“这些外国人凌辱压迫该地区的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真正让修道士感到震惊的，是这些外国人建造的东西。

他们先是筑成一个庞大的土堤，在土堤之上又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木塔，塔的四周围了一圈木栅栏。这种建筑实在太新奇、太别致，修道士甚至找不到合适的

^① “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 1003~1066），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王朝的君主，1041年至1066年在位。——译者注

语言来描述这个东西。最后，他只好借用了外国人的说法，将其命名为“城堡”。



当然，我们能够获悉这一切，是因为修道士记录的编年史留存了下来。这本编年史现今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内，它便是赫赫有名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的其中一个版本。遗憾的是，书中除了指出修道士居住在彼得伯勒大教堂内之外，对于与其相关的其他信息便再无任何提及了，甚至连他的名字，我们都无从得知。尽管如此，这本书却是现存英文书籍中最早使用“城堡”一词的，而修道士描述的土堤-木塔的结构，也是第一座在英格兰建造的城堡。

没有人可以确定这座城堡的具体位置。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修道士提到的城堡位于伊芙亚斯哈罗德村（Ewyas Harold），村子位于赫里福德郡与威尔士毗邻之处。现今，这座城堡只剩下土丘一堆。当时，有三座城堡同时在建造之中。赫里福德有两座，除了上文提到的那座，还有理查德城堡那座；第三座则建在埃塞克斯郡的克拉弗林（Clavering）。今天，三座城堡早已物是人非，不复当年。城堡的遗址上长满了各种树木与灌木丛，昔日的木塔与城墙也早已不见踪迹。不知道的人，根本想象不到这会是旧日城堡的遗址。然而，就是这几座土丘，却是英格兰最早的城堡。它们的建造者不是英格兰人，而是国王“忏悔者”爱德华的法国朋友们。

尽管国王爱德华的祖先们在英格兰数代为王，可他本人对英格兰却是非常陌生。1013年，在他大概10岁的时候，英格兰被丹麦国王入侵并征服。爱德华的父亲——国王“仓促王”埃塞尔雷德^①聚齐了家人，穿越英吉利海峡，逃往法兰西，寻求他的内兄诺曼底公爵的庇护。正是在诺曼底的流亡中，爱德华度过了他的少

^① “仓促王”埃塞尔雷德（Ethelred the Unready，约968~1026），即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978年至1013年在位，1013年丹麦入侵后逃亡诺曼底，1014年复位。——译者注

年时期，直至成年。

有很长一段时间，爱德华觉得，他的余生可能都要在法兰西度过了。他的父兄多次试图夺回失掉的王国，但是却无果而终。接着，他们相继含恨离世。然而，就像当初爱德华的家人所遭遇的一样，灾难也同样迅速降落在了丹麦王族身上。1036年，丹麦国王克努特（Cnut）薨逝。至1042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先后离世。突然间，爱德华在夺回王权的道路上障碍全无。1043年，英格兰贵族阶层达成一致意见，拥护爱德华回到了英格兰，加冕为王。

虽然爱德华的运气的确不错，但是即位后，他仍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他争取王权的过程中，戈德温伯爵给了他很大的支持。但是，伯爵作为英格兰人，之前却与丹麦人多有勾结，而现在，他又成了英格兰最大的贵族。爱德华加冕后，出于巩固他们的联盟的考虑，爱德华娶了戈德温伯爵的女儿伊迪丝。尽管如此，爱德华还是对他的新晋岳父顾忌重重，甚至厌恶他，而且理由很充分——据谣传，爱德华兄长的死，伯爵也难逃干系。因此，在与戈德温伯爵一起统治了英格兰几年之后，爱德华决定，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他邀请了一些法兰西的朋友来到英格兰，并开始任命他们担任有实权的职务。1050年，他敕封自己的外甥芒特的拉尔夫（Ralph of Mantes）为中部地区的伯爵。不久之后，他又任命自己的诺曼底友人瑞米耶日的罗伯特（Robert of Jumièges）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国王的意图似乎是为了制衡戈德温伯爵。到了1051年，爱德华的身边已经聚集了众多的欧洲大陆支持者。他似乎觉得，他的势力已经足以与伯爵及其家族一决雌雄了。

那一年，这两人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表面上，导致分歧的原因微不足道——戈德温伯爵的多佛城里起了一些局部的冲突。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王位继承的问题。爱德华与伊迪丝虽然已结婚七年，却仍然没有任何子嗣。戈德温伯爵无法确定这深层的原因。但是，真相似乎是，他的女婿故意不为他女儿的容貌所动，恶意杜绝任何可能，以免有一天坐在英格兰王位上的人身上流淌着戈德温家族的血。

1051年，戈德温伯爵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年夏天（或如后人所称，

大约更晚些时候)，爱德华许诺他的表弟，将由他继承英格兰的王位。爱德华的表弟年轻、有活力，人称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好像这才是激起戈德温伯爵反抗的真正原因。对于伯爵而言，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朗，并且毫无回旋余地，即他和他的家族被算计了，他们失去了王位的继承权。到了该年9月，起初的双方大动肝火经过酝酿，随时可能发展为大动干戈。坎特伯雷大主教瑞米耶日的罗伯特控诉戈德温伯爵意图谋害爱德华的性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国王其他法兰西的朋友们也开始在伊芙亚斯哈罗德建造城堡。双方在各自的领地集结了数百支军队，局势已然剑拔弩张。在英格兰，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一场内战一触即发。

但是，就在最后关头，戈德温伯爵和他的儿子预感到这场斗争胜算太小，便逃到了国外。终于，爱德华自由了。在伯爵的阴影下统治了英格兰那么多年，今天，他终于成了自己王国的主人。为了巩固胜利果实，他没收了戈德温家族的土地，并将其分封给了他的法兰西盟友们。更能说明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是，他将王后打入修道院。后来，在这一年的深秋时节，诺曼底的威廉还造访了英格兰宫廷。



遗憾的是，爱德华的胜利并不长久。第二年，戈德温家族挥师归来，入侵英格兰，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由于戈德温伯爵兵力占优，国王别无选择，只得让步。国王的法国盟友们意识到这一次战败在所难免，于是逃之夭夭。有些人向西逃跑，去了伊芙亚斯哈罗德的城堡。坎特伯雷大主教则向东逃跑，扬帆去往欧洲大陆。我们的彼得伯勒修道士怀着对法国人的鄙夷，在记录他们的逃离时，毫不掩饰其幸灾乐祸之情，并且将内战的黑锅甩到了他们的身上。

“大主教罗伯特和所有法国人立刻被无条件地宣布为逃犯，”修道士写道，“因为对于戈德温伯爵与国王之间的这场纷争，他们才应该负主要的责任。”